

那些病人教我的事

物理治療系四年級 蔡佳勳

結束三年的專業課程，我們離開了熟悉的校園環境，豎起馬尾，套上白袍，穿上皮鞋，戴起識別證，換上與學生角色截然不同的形象，走進白色巨塔內，展現專業的態度。不同於過去研讀教科書與講義上的文字，我們一次次實際地與病人的互動，並從中學習解決問題和處事應變的態度。

原本以為短暫的實習期間只會讓我們成為彼此的過客，但就像老師說的一樣，病人更是我們的老師，活生生站在眼前的個案就是最好的教材；於是，我們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，不只學習如何思考問題，也學習治療病人的技巧，在人與人相處的每一個環節也都更加細心、穩重；藉由不斷地探索自我，我們更加了解自己，在處事態度上也更加成熟。

物理治療分成四大科：骨科、神經、心肺與小兒，在實習期間，實習生必須依規定達到一定的時數，也因此我們會遇到各科不同類型的病人，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病人，是在跑病房時遇到的。

記得每天總背著一袋測量儀器與病歷板，踏著緊湊的步伐，從舊院穿越景福通道抵達新院，於護理站點閱完病歷後，便前往病房探視病人。

曾遇過一位七十幾歲的伯伯，患有末期肺癌，同時有心房震顫的問題，因呼吸循環系統同時受到影響，使得活動力僅止於床上活動。當時去看伯伯時，他的床頭搖高約45度，由於心跳在每分鐘110至120下左右，為避免心臟負荷加重，只讓伯伯床頭搖高到60度，並帶他做呼吸運動。伯伯那時的精神很好，對話過程都沒有明顯的喘或不適，但他也很明確地告訴我他內心的恐懼，好像一活動就會喘起來，然而家屬十分期待著能讓伯伯再次坐到床邊的那天。結束後，回程經過B、C棟之間的走廊，望著夕陽已經落下的晚霞，有種逝去的悵然。

第二次看伯伯時，他已經能搖高床頭到80度，近乎直立的姿勢，當時心跳與呼吸都還算平穩，雖然伯伯緊張的閉著眼睛，並將注意力專注於調節呼吸，但當我和伯伯的家屬詢問近況和是否有私下練習運動時，伯伯卻笑著說：「都沒有做啊，只有漂亮老師老師來才會做。」讓我不禁莞爾一笑。

第三次治療時，伯伯的休息心跳約每分鐘100下左右，詢問伯伯的體力與意願後，我們

第一次嘗試讓他坐到床邊，過程漸進而緩慢，在床邊坐約五分鐘，伯伯表示快喘起來了，於是就先讓他躺平休息，但卻讓我也開始期待之後能更持續的進步。

然而，之後兩次的狀況並沒有漸入佳境，伯伯說他晚上因為焦慮越來越睡不好，深怕快要離開家人了，內心滿是恐懼，於是我的治療計畫也緩和下來，在後一次探訪伯伯時，發現護理師在門口與他的太太談話，提到要準備乾淨的衣物，接著詢問伯伯是不是希望可以舒服一點，不要再那麼喘了；氣氛突然降了好幾度的感覺，我心想該不會那一天就快到來了？

就在下一次，伯伯從氧氣鼻管換成了氧氣面罩，氣色差了許多，他說今天無法做治療了，對我感到很抱歉，而當下我卻發現自己什麼也沒辦法為他做，心中感到十分無奈與難過，但看到阿姨擔憂的神情，卻覺得此時自己應該要比病人和家屬們更加堅強、並給予他們力量與支持才是，於是我提起笑容要伯伯與阿姨不要擔心，把握現在的每一刻，想講什麼就趕緊說出來，並要伯伯放輕鬆，讓自己心情緩和一些。之後又簡單聊了幾句，就在離去時，伯伯伸出手，重重的握住我的手，也揚起嘴角看著我，並道了聲感謝，離開病房時，有種「這可能就是最後一次見面了」的感覺。手已經放開了，卻好像還握著滿滿的失落感，很沉重。

兩天之後，伯伯去世了，順著病情發展好像是很自然的事，對我來說卻像劇情急轉直下，感到很突然。雖然感傷的心情過了好多天才漸漸褪去，但每次經過那層樓的病房時候，我又會再想起這位伯伯。很感謝他幫我上的人生這堂課：讓我學著更堅強與勇敢面對離別，讓我學會如何適時道別與道謝，讓我更加領悟醫療人員的角色，能給予病人支持與力量。

現在，再次看著窗外，即使錯過了日落時分，卻不再感到失落或沮喪，而是更期待明天太陽再次升起，期待另一個新的開始；當再次想到這位伯伯時，腦海出現的是握手時那句溫暖的感謝，然後提醒自己要更加油。

我感謝我遇到的每一位病人，感謝他們在我生命中的這一年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，也希望我們這些醫療人員，能在他們住院的這段期間，帶給他們正向的力量，並幫助他們越來越好。

